

平凡人生

一块木匾的重托

□谷伏祥 口述 谷俊德 整理

我母亲活了81岁。去世前曾立下遗嘱：我家那块老木匾，要好好挂在屋中！我家在马合口白族乡水田坪村，堂舍中悬挂一块梨木大匾，中书“孝感动天”四个大字，上款为“钦家清军府桑植县正堂随带军功四级初记录二仄传”，下款为“咸丰八年戊午吉旦为孝子谷启胜立”。别看这块老木匾，却是咸丰皇帝亲自书写，并由桑植县令监制后送到我家的。皇帝送匾给一个山区贫民，以表彰我祖先谷启胜割自身小腿肉养母亲的壮举。

谷启胜是我的曾祖父，为人诚实善良，一生务农为业，与母亲相依为命。壬午年吃糠粃，那回，界上遇到大旱灾年，家中无米下锅。偏偏遇到母亲生病，病得奄奄一息。母亲躺在床上说：儿啊，我想吃一餐肉，死啦也闭目。谷启胜满脸惭愧。他到处寻肉未果，就跑到附近的一所本主堂中祭拜，试图找一点肉果贡品为娘充饥，可什么也没有。眼见天黑，失望的他拿刀割了自己小腿上的一块肉，用碗装好，用香火灰撒在伤口上止血。他对本主说：祖先啊，我穷得不能让我母亲吃一餐肉，只好割肉给母亲养病！请祖先赐给我勇气和胆量，请

祖先保佑我的伤口不再滴血！说完，伤口竟然不痛了，血也不流了。说也怪，母亲吃到肉后，病却痊愈了。不久，谷启胜“孝感动天”的故事传到县里，县令亲自将谷启胜请到衙门，验证核实，一看伤口，大为感动，立即上书朝廷，咸丰也被谷启胜的孝道打动，挥笔写下“孝感动天”四字，责成桑植县令赶制后送到谷启胜堂舍悬挂。这一挂，就是160多年。木匾虽老，但字迹清晰，被后人当成文物保存下来。这块匾，曾有人出高价购买，但我们都不为钱所动。那些年，一伙人来寨上搜寻，要将这块匾拆毁，母亲将它悄悄藏在谷堆中。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将这块匾重新挂上。因为这块匾，是祖先的荣耀，是我们白族耕读为本，孝悌传家精神与文化的见证，更是一块充满人性光辉的丰碑。我们家族，从启胜公算起，今有7代，枝枝叶叶延续烟火，都将“孝”道接力传承，我们家族目前300多人，有博士生、公务员、商人等100多人，还有从事各行各业的农民、工人、教师等，都把行孝当成一件大事操办。若有不孝行为，有人会说：你不孝，那块老木匾

要垮下来砸你的额头！我们家族带头弘扬孝道，感动了村民。我们村庄至今没有发生过虐待父母长辈的不孝事件。我今年81岁，从小对父母感恩戴德，孝敬有加。我8岁那年，父亲患病去世，我和母亲苦苦度日，我常到山里摘野果孝敬母亲，有时别人送一个糍粑，我都会带回家，让她感受儿子的一片孝心。然而我太小，有时不懂事，让孝心偏离轨道。有一年寒冬。我害怕母亲找我耕地，就躲到山林里捉迷藏，母亲找到我，她手中拿了一根索子，生气地说：我们家没有男人做工夫，粮食从哪里来？你不随我耕田去，我就一索挂死！我见母亲动真格，吓得哭起来，连忙向母亲道歉。我和母亲上山耕地。牛跑得飞快，我和母亲又是第一次学耕地，犁铧执掌不稳，遇到一块硬石头，犁头上滑，我和母亲双双摔倒在同一个沟水中，身上糊满泥巴，冻得发抖！娘也哭，儿也哭！娘哭丈夫死得早，留下生活这般艰苦？儿哭自己年纪小，不能耕地养家当？后来，我小小的肩膀扛住生活的压力，开始养家糊口。为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我当过篾匠，当过窑匠，打短工，做长年，后来

参加工作，我仍与母亲共同生活，感恩德。母亲养我十八年，我养母亲八十年，的故事在寨上流传。1974年母亲去世前，指着老木匾一再叮嘱：穷死都不能卖木匾，家中这块匾，你要好好守护它！难道母亲的最后遗嘱，就是要我好好保护这块褪了色的老木牌？哦！我终于明白了，母亲是要我们后裔永远传承孝敬父母尊重长辈的传统文。

岁月短，故事长。现在，遵循母亲的重托，山寨的群众都掂量到了这块木匾的分量，看到了我家这块木匾的价值。在家乡修了敬老院，还捐款捐料筹建了一座孝文化体验馆，挖掘这块匾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让游人领略白族传统文化的魅力。说起二十四大孝，启胜割肉献母亲，香灰止血感动神，皇帝题字做成匾，歌颂大爱代代传。白族三元老司在山寨演傩愿戏，常这样唱，他们和我母亲一样，把木匾行孝的故事口口相传，既是一种血缘探索，又是一种基因教育，可谓：一块木匾誉天下，孝感动神文脉通。一声嘱托接力跑，孝行四海美名扬。

民间采风

古韵溪之歌

□王章钧

澧水，绿水六十里，水成靛蓝色，在桑植县境内的打鼓泉、樵湾、小茅岩三泉汇合后，在两岸苍翠拥抱中，一路欢歌跳跃，千回百转向东奔涌。水色在山间峡谷中随着蓝天上的云朵和山色变幻，忽而碧绿，忽而在阳光折射下变成宝石蓝。澧水放缰而行，至慈利县溪口镇坪潭处，河面更加宽阔。河岸近处山峦平缓，澧水经东宛延南折，由先前的汹涌湍急慢慢变得浩淼潏潏。南岸青山也俯身由东折北。青山中的一条古溪由西南往东北在山下注入澧水，日夜潺潺不息，犹如一曲动人的古乐，古韵溪这个地名，便由此而来。

大自然鬼斧神工，将澧水和南岸青山精心雕成了黑白阴阳鱼纹，将古韵溪雕刻成荡气回肠的圆形。澧水、南岸的青山、古韵溪，组合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太极八卦图。

大自然的赐与，令古韵溪地灵人杰。千百年来，古韵溪走出了一代代英雄。

早在734年前的南宋，四川籍王丙发公中进士，派到湖北荆州任刺史，告老后定居慈利县东阳渡（即现在的慈利杨柳铺乡）。王丙发生子王元明，元明生王文珍、王文瑞二子。王元明后也入仕途。一日，巡察古韵溪一带的民生，察觉此地阴阳太极仙圣之地，便遣其子文珍迁住此地。王文珍育成祖、盛祖、应祖三子。文珍百年时给后辈留文：文治华夏土远长，安邦定国唯忠良，仁孝传继本广远，毓善宏开万代昌。子孙把他安葬在古韵溪山麓阴阳鱼纹太极图交汇的山岗上。并遵其遗言，百代传统，以爱国忠君，仁孝为民为立身之道，后裔英才辈出。

1895年，文珍公后裔王正道被清朝同治皇帝授振威将军台湾总兵。王正道一生清正廉洁。曾有一下级军官犯法，便铸一同己体重相同的金人相送求免死，遭王正道怒拒后处死。王正道为官因不逢迎上司屡遭排斥。他却不以然：不要我干了，我便回家继续扛我那四斤半的锄头！其六十岁时抗击倭寇死于海上，死后身无分文，乃至无钱安葬。

文珍公后裔王正雅，入官为云南通判，1911年任湖南第四区守备司令，澧州镇守使，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为配合孙中山，以少胜多率兵攻荆州清兵，王统领打荆州一时传为佳话。1920年7月22日退守慈利，途径苗市时被敌暗杀，年仅五十岁。其子王育寅统领王正雅旧部组成常渡护国军，为父复仇为国效命，后回溪口创办澧西中学，解放后更名慈利三中，传承至今。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珍公后裔百十余人王正雄将军长的带领下踊跃参加抗日远征军。1944年5月11日至9月13日，在云南腾冲经历了四个月的

艰苦卓越战斗，成功击败日军第148、113、114、146联队7000余人，成为抗日战争以来收复的第一个被日军驻收的军事要地。在势如雷电的战斗中，抗日志士军官1234员、士兵17075名为国捐躯，其中文珍公后裔王家发等三十八人便在其内。现在云南省政府在腾冲来凤山为抗日阵亡人士修建 国殇墓园 中，他们的英名，就镌刻在纪念碑上。他们的尸骨，还长眠在腾冲的来凤山。

1934年7月，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溪口建立苏维埃政权。1935年2月，在棉花山战斗中由于人员悬殊，甚是惨烈，文珍后裔两百余人在王育寅支持下参加了贺龙的红军队伍，后随贺龙元帅万里长征北上抗日。在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中，文珍后裔五十余人为国捐躯。在高大的锦州解放战争纪念馆上，赫然镌刻着大批王姓人士的名称。

还有大量的王姓人士，捐躯于在抗美援朝等战斗中。在朝鲜松花江、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中，至今埋着王姓英烈的尸骨。

在古韵溪山麓，在溪口坪潭、在棉花山上，至今还遗留着红军桥、红军树、红军战壕等诸多旧址。古韵溪，被张家界市人民政府授予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韵溪也同全国各地农村一样，日新月异。王文珍后裔精英王章钧，在深圳、广州拼搏创业十二年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古韵溪，顺应改革开放潮流，紧跟张家界市政府旅游兴市、旅游强市、旅游富民的步伐，投资三千多万元，在古韵溪畔修建了一个极富浪漫艺术气息的特色高端民宿 古韵溪山庄，山庄融旅游、餐饮、住宿、茶楼、KTV、会议室、公益性广场、公园、健身娱乐于一体，在山庄后面的树林中修建了六栋供旅游者夫妻或全家居住的独栋别墅，三个别出一格的鸟巢房。山庄气势恢弘，立于澧水南岸桥头，交通便捷。山庄后青峰高耸气势雄伟，峰谷含烟嘉木锦绣，山庄前澧水波光潏潏。

堂前，有一巨幅对联：章旗立地锦筵论排瓜瓞，古酒留人韵座玩春续口碑，横批：王族彰德义，古韵承隆昌。王章钧淳朴实在，不善言辞。他说，我用倾力打造古韵溪山庄的初衷，是想带动周边村民配套山庄发展养殖，发展种植，带领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目前，古韵溪山庄已吸纳了60名村民再就业。

近期，古韵溪山庄正在筹建溪口红色纪念馆，拟将周边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后为国为民牺牲的英烈资料陈列其中。

古韵溪，一块令人向往的圣地。



冬坝 周文静摄



生活影册

采摘山里红

□方太平

山楂，在我的老家皖南都叫山里红。每年十月份左右，山由墨绿变为淡黄时，山里红便熟了。山里红的红，自然、本色；山里红的甜，清香，干脆。我们小伙伴们都喜欢山里红，因为既可以吃，又可以玩。将山里红采摘下来，用线串成串，俨然一副佛珠挂链，用黄色和青色的山楂隔花镶嵌其中，比佛珠挂链更受孩子们的青睐。见面时，同伴们便个个作拜佛状，或转动“佛珠”作念佛模样，童真里的俏皮，惹人开怀。

大人同样也喜欢山里红，总是鼓励孩子们多吃些这样的“山珍”，山里红通理气、健胃消食，是好东西。山里红，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们小时

候唯一无限量供应的水果。

我上初三那年的一个周末，乡邻约母亲进大山采山里红。乡邻说，大山里的山里红果实大，且多，一定会满载而归的。母亲带上我，另两家是夫妇俩，三家六人就这么进山了。那天太阳特别大，灌木林被太阳烤晒，里面热得不行，还未到山脊我便被闷得发慌，后来才知道那是中暑了。农村的孩子都是放养，跌打损伤大人们都习惯了，但这一次，母亲急得脸色煞白，不停地自责。她找了块“平地”，先用茅草铺好“床”，自己试试舒适性，然后让我躺上面，并拢上周围灌木，折弯树叶为我遮荫，用草帽当扇子，用手指蘸水弹在我脸上

为我降温，不停喂我茶水。好一会儿，我才缓过气来，症状渐渐消退，慢慢地恢复了元气。

在茂密的丛林中，是很容易迷路和走散的。我们采摘的途中，需要在灌木丛中分辨山楂树，我跟着那对夫妇，走得快，没过一会儿，便发现和母亲走散了。我们走的方向是山楂树比较密集的地方，沿着山脊两边，山里红挂满了枝头，我撒欢摘果子，忘记了母亲。而母亲则跟另一家人跑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山里红树少得很。母亲只摘了几斤山里红，便焦急着早早下山了。我背着四十多斤的“战利品”，走了三十多里山路，到了傍晚时分才到家。母亲见到我，立即拥

我入怀。我能感觉到她剧烈的颤抖，孩子终于回来了。听乡邻说，在我回来之前，她在邻居家和我家来回打探消息，等我回来，在两三里路之间已经跑了整整不下二十趟。

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熬夜串“佛珠”挂链。母亲第二天将赶露水集到市场上卖掉这些山货，兑换成钱，好贴补家用。边串边聊，母亲虽不停地夸我，但仍看得出她的心有余悸。按当时的条件，她每次上街回来，最多给我买一个我的最爱——腌菜干馅包子，那次她破天荒给我买了两个。

这是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我进大山采摘山里红。

父亲

□邓锦华

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天天接我放学。

读小学四年级的那个晚自习，我记忆尤为深刻。

那晚，倾盆大雨，狂风大作。可一想到父亲总会来接我，我心里就一点也不着慌。

教室窗外接学生的家长越聚越多。下课铃一响，同学们便奔向自己的家人，我也迫不及待地跑出教室，在人群中寻找父亲。这天晚上，我找了几圈都没看到父亲，我开始有点担心。同学们陆续被父母接走，后来，便只剩下我跟另外两位同学。我的心里开始着急，但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父亲一定会来接我的。一定会来的。

往雨中目不转睛地盯着，翘首以盼。暴雨中出现了个高大的身影，其中一名同学忙迎上去叫了声“爹”，高兴地跟着走了。

只剩下我跟另外一名小女孩了。

雨越下越大，天色也越来越黑，我俩有些害怕，都躲在墙角。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人叫醒，揉揉湿漉漉的眼睛，睁开一看，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风声，雨声，恐怖夜色，实在是太令人害怕了。父亲用手拍拍我的肩膀，用手指点我的鼻尖逗我：小女孩子哭多难看啊！莫哭！爹不是接你来了嘛，这不是接着你了吗。我破涕为笑，一边接过父亲递来的伞，一边小声嘀咕：讨厌！

父亲没再理我，转身问身边的小女孩：小女孩子，你家在哪里？小女孩子用手向黑暗的远方指了指说：我家在那方，叔叔你家在哪里？同方向，走吧！

父亲牵着小女孩的手走进雨中。我看雨下那么大，扯住父亲，大声喊：爹！她跟我们不是一个方向！我不想淋雨。

这么晚，又下雨，她一个人留在这里不安全，也肯定害怕。人和人之间要互相帮助。父亲毫不迟疑地继续大步往前走，女孩连声叫：爹！爹！女孩的父亲跑过来一把抱起

她，一个劲儿地朝父亲说：谢谢！谢谢！

父亲牵着我转身往回走。

爹，您怎么来接我，您不知道下雨啦？我问父亲。

华儿，来接你换一下。父亲没有先回我的话，而是赶紧换走了我撑着的那把有破洞的小伞。父亲牵着我的手，说：孩子，别生气。其实我早就来校了，看到学校寄宿生的屋顶瓦上有裂缝，大块漏雨，我去修屋顶了。爹是教师，寄宿生的父母不在身边，老师就是他们的亲人。

雨中，手电筒的光照着父亲坚实的脚步，父亲的身影，越走越高，越走越高。

扶贫纪事

□丁雪融

我的结对帮扶户，有四家。朱爹家、孙爹家、刘爹家、占兄家。

朱爹与我的缘份始于2015年，他最初与我的那份客气感，在我见了他的痛疾在床的老母亲之后渐渐少了。那天，我握住他老母亲的手，老人家误以为我是他家孙女，喊了孙女的名字。自此以后，我们便聊得多了。后来，我隔三岔五给他买些治痛风的药，要多少钱，他没问，我也不说。他与我父亲同年，一个人住着，关节因伤痛期依然劳作已变形。临近年关，我再次问起他的收入，他第一次主动和我算起细帐，种玉米收入多少，栽红薯加工成粉丝后收入多少等等。我仔细地听着，他详细地说着。

孙爹家请了匠人在打圆桶，用来养蜂和煮酒。老木匠的工钱一天一百五，管饭。孙爹说，现在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愿意学木匠这门手艺了，老木匠是村里难得一寻的工匠了。看到老木匠干活的样子，我想起小时候我父亲自己打家具的情景：弹墨线、刨木花，那时和现在，一模一样。孙爹妈妈正在做饭，见我来了，满脸的笑，她掂掂围裙说孙爹接孙子放学去了。她说，打了两个蜂桶，就为了多养点蜂。现在的土蜂蜜价格好，百多块钱一斤，虽然打蜂桶的价格也不便宜，但自己宁愿平日再节省些开支，值得。孙奶奶转身进内屋，拿了一小瓶蜂蜜出来要我闻闻，说这是她去年自家割的蜂蜜，问我记得咋样？我说，我也不懂啊，你家蜜蜂酿的，肯定甜。孙奶奶把瓶子擦了擦，用塑料袋紧紧地裹了裹给我，嘱咐我快放包包里，别让她儿媳看到了，之前儿媳

问她她要来着，她可是说家中没蜂蜜了。我的眼眶瞬间湿润，我最终没要这瓶蜂蜜，但心里却特别暖和。

刘爹夫妻俩算是我的结对帮扶户里最年长的老人了。我每次去刘爹家，刘爹要么在地里干活，要么坐在一台14英寸的电视机前看《三国演义》。刘妈妈是文盲，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刘奶奶总是弯着腰在家里里干活。有一回我去时，她正弯腰拾着刘爹从山里挖回的野山葱，香气四溢，这可是农村餐桌上珍品。见证了，忙塞给我几大把，说，好吃得很

占兄和我年纪差不多。占兄和我老庚，生在同一天。他儿子和我女儿也刚好同年。占兄说，我比他命好，我笑笑，不敢分辩，只说他将来会更好。这是我的期望。占兄家正在修新房，给儿子在二楼预备了将来结婚用的婚房。占兄的母亲前年去世，不知为何，我总记得她站在屋前迎我送我的模样，满脸的褶子，头发花白，我记得，她生前总是念叨自己的病，说，吃点药维持着就好。

在我的四家结对户里，已经有两家结对户的老母亲先后去世。

在与结对帮扶户打交道的这几年，从陌生，到现在的亲如一家，作为一名结对帮扶干部，我为他们付出的其实并不多，可哪怕对他们的一点好，都能有回应。

乡村，正在国家精准扶贫的大行动中，在一个个结对干部的小行动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乡村，有中国人的倔强，有中国人的勤劳，有中国文化里流淌的智慧。